貧士傳

小隱書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貧士傳

黃姬水撰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貧士傳序

吳郡黃姬水讖

粵天生民惟民有欲。迺作君師。俾寄平理。故帝王之治。井授廛分。務存普濟。而玉燭之化。人熙戶給。自臻大同。粒被之外。靡圖滋羨。富貧之目。於斯未分。自夫鴻古既降。窮縱肆趨。茹抔土茅之俗。遐珍甘峻。雕之風起。故天下之民。五性蠱其衷。十盜集其室。盈則驕華。僭于宸御。歉而匱悴。蹈赴頓陶。貨錙豐溢者。力適而勢彰。金篋單虛者。友疏而家誚。於是各人其人。各心其心。舍子身皆胡越。處一姓爲仇讎。攫而爭也。如猛獸鷙鳥。豢而養也。如庶肥欄畜。然祿以德享。財非悖入。精英之聚。鬼神所殃。多藏之門。鮮不離咎。如漢卓以鄙塢而族。晉崇以金谷而收。若是燼滅者。不可勝紀。良足鑒矣。然昏惑沈淪。危亡安樂。莫不熙熙利來。攘攘利往。貪墨克掊。而桀心充位。饕餮苟得。而跲行塞閒。貴豪積貨於丘山。元庶槁躬於溝壑。嗚呼。此天下所以日就于匪康。而貧士之所以罕覯也。困亨貞于周辭。無怨難于洙訓。豈我誣哉。然庸彙雖繁。廉貴者特受。情瀾雖倒。清介者獨持。則代亦有其人焉。由今論世。即事考心。或逸尚高盤。弗屑塵穢。或懷沖養順。恐係天和。飽仁飫德。則澹視如雲。苦節清修。則嚴揮若浼。保身明哲。以遠害而輕履命舛乖。以居易而泰。皆襟牟玄造。意軼遐皇。不以欲疚。不以俗磷。不以終渝者也。吁哉。卓乎。其諸蜂營蟻競。而靈鳳丹山。神龍滄海。超然無累矣乎。使天下皆貧士之心焉。則揖讓成而雍噰登矣。詎可易視之哉。慨其不樂世聞。

名跡韜閟。間有發見經史百家者。不有類傳。曷便披仰。馬遷之紀貨殖。但刺淫奢。揚雄之賦逐貧。未融嗟抑。陶歌蕭詠。紬帙多遺。予也幼遭坎壈。雖處屢空之時。緬懷古人。實獲晏如之抱。癸巳之春。青陽臥疾。乃就楊上。徐爲編摩。姬周迄今。凡得七十五人。列爲二卷。務皆畢老無榮。斯登芳簡。倘先徵後達。老乏少殷。有一朝之遇者。皆所未遑也。始之敍述。繼以頌揚。庶乎景表懿德。遠揄素風。則是傳也。匪徒爲一己之私好。將以望天下之固窮君子。庶幾有聞而起也。

貧士傳上卷

吳郡黃姬水譔　　檇李王子安校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公當夏五月披羊裘負薪而過之季子呼公取焉公投鐮于地瞑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居之高而視之下猶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也遂去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札也行國公遘中逵食薪力負冬裘夏披黃金可拾素操豈移秘名口口佇覽莫追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世亂逃耕蒙山之陽牆以莞葭室以蓬蒿牀以枝木席以蒹艾水飲菽食墾山播種蕭然世表也楚王駕先其門當萊子織畚而言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萊子許之其妻曰妾聞酒肉我者可鞭箠我官祿我者可鈇鉞我妾詎能爲人所制哉遂投其畚而去萊子亦隨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蹙然改容于斯言

老萊鴻翼蒙中耕處草木遵遊水菽啜飧緑闥陳謨朱方偕底績毛食粒蹙容宣父

榮啓期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隱居窮處。遺物求己。時披裘帶索。行吟于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嘗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曰吾樂有三。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人。以男爲貴。而吾得爲男。或皆不免于襁褓。而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聆其語。爲之三日悲焉。

啓期至素。拒外抱中。以敖舒詠。因服表衷。志揚舜絃。詞慨尼聰。三樂弗詖。一丘固窮。

春秋三子

春秋三子者。楚之交子。魯之周子。齊之狂子也。三子生當衰世之季。目覩王綱之斁。思欲絕景雲表。濯志溟澤。乃相與居泰山之陽。處環堵之室。蓽戶不扉。蓋茨不翦。而高歌不輟。君子謂可方之倪缺云。

殊方三子。同道一心。蜩視姬邦。鳳遠泰岑。作幾舉色。含和保眞。豈謂陋栖。廢厥高吟。

鮑焦

鮑焦者。不知何許人也。衣敝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于此也。吾聞之。世不己知而行之。瘁行也。上不己用而干之。毀廉也。瘁行毀廉。然且弗舍。惑于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于洛水之上。

於烈鮑焦。踽步周行。恥辰叔季。結想上皇。日賜啓言。投疏立僵。孤潔名流。洛水並長。

齊餓者

齊餓者。不知何姓字也。齊大饑。黔敖爲食於道。以待餓人。有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者。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迺揚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淄境荐凶。敖也設食。槁瘁有來。盧餓孔棘。呼嗟致聲。睢瞳作色。簞豆終揮。舍餧甘沒。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魯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公以鍾粟辟爲相。齊王以黃金聘爲卿。俱辭不就。著書四篇。抱潔而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塊席藁。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至于此。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妻曰。以康乎。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于此。而謚爲康邪。妻曰。否否。先生之生也。甘天下之澹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欣欣于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斯可謚爲康也已。曾子喟然嘆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有穆先生正以矩身。祿辭兩國。室乏兼扉。缺斂曾惻。撝謚妻陳。存雖苦節。歿乃康名。

北郭騷

北郭騷者齊人也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君出奔北郭子曰吾聞之養及其親者身伉其難於是以身死白之

騷尚盡盤銖陳晉龍母盦莫充相門斯踵衒惠何深酬身忻悀取不賊廉死非傷勇

仲尼三弟子

仲尼三弟子者顏回曾參原憲也回嘗簞食瓢飲處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它日嘗列弟子之行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及回死無以葬厥父顏路請夫子之車以爲椁云參不仕居衡縕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而卒傳孔子之道憲居以環堵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木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盛服軒車往見原憲憲韋冠縰履杖黎應門子貢曰先生病矣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不能之謂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素王樂天水飲蔬飯道鑄三賢器同一範乃回幾化乃參聞貫彼不受命曷知貧憲

河上貧者

河上貧者。宋人也。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君子謂其不以貧而苟得焉。

宋有玄人。希微澹寂。溯澗幽盤。織葭聊食。厥嗣淵投。月珠乃獲。量龍作戒。碎糜它石。

子桑子

子桑子者。不知何許人也。子輿與之友。霖雨十日。子輿恐其病也。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矣夫。

桑也居困。與實良朋。浹旬病雨。一飯造門。歌絃甫奏。思故方深。究之莫得。歸彼生辰。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與粟數十乘。禦寇見使辭之。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不受。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居一年。子陽與其黨皆見殺。列禦寇獨全。著書八篇。曰列子。

鄭圃列子壺丘是口刑名山霽清謐女饑彼以人饋我以身辭垂言窮巷世仰沖虛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家貧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以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著書內外篇不仕而終

莊生知樂漆園曠逸郊犧不爲塗龜自厄假粟監河誇金三百達言罕譬秩有倫脊

鶡冠子

鶡冠子者楚人也隱居幽山衣敝屨空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之用馮諼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諼絕終身不仕

荊有哲靈幽巖芳蹈服不周形冠因作號赤縣隱名丹書闡道有朋師顯斥交終操

顏闔

顏闔者齊人也居齊下邑宣王致見與語以爲君子也願請受爲弟子闔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而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闔雖貧晚食以當肉緩步以

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悅而已因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終身不辱

觸居側邑即擢齊宣侯師雖顯山玉弗完至道一陳鄙邑言還貞璞無願君子誦焉

陳仲

陳仲字子終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以爲不義嘗殺饋鵝與食出而哇之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食不非義遭歲饑乏粮三日乃匍匐而取井上李食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聽身織屨妻辟纑以易衣食楚王遣使持金欲聘爲相其妻曰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也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子終蚓操於陵自竄鵝哇兄饋李充螬半乃屨乃纑乃衣乃爨楚患內規高潛園灌

王高

王高者秦時人也常秦末饑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家貧徒壁立夫婦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博飢食藜藿寒衣草衣而夫婦安然不變所守焉

高生不辰會秦鹿失笑然匹夫罄爾四壁晝耨夕薪草衣藿食素患與貧而無戚戚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居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家貧不能自贍乃依食姊家數歲往受易長安以信義稱從兄袞爲東平內史遣使招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太原從

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就太原辟之。不至。

勝之德淳。至孝作人。姊食從寄。兄爵蔑輕。樂游郇囿。恥就孔勳。絃榮綜玩。展也鴻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閉門養性。不治榮名。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仲蔚削智繕世自陶。玄珠則保。浮名弗鑿。采椽唯何。惟蓬與蒿。獨彼劉魏。雅素締交。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人。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返。其餘。潛隱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與同好北海禽慶俱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向子委順。榛莽屏居。食淡每匱。受鬻返餘。潛玩徵象。暢契玄知。綠海携友。名岳偕歸。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武城人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不仕。事母至孝。饘膳莫供。乃于大澤中牧豕。以資奉養。遠人從學者。皆執經隴畔。黃巾賊起。適期里陌。輒相勑約曰。莫犯孫先生舍。司徒黃琬特辟之。不行。終於家。

期也居約。職共爲子乃從兌澤。牧厥妬豕。青衿孝賓。芳躅詔語。德懷蠢寇。名徹天府。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以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吾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弗食。建武中。司徒侯霸既辟至。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清矣仲叔。廉節與推。友饋弗嘗。公聘再辭。曙顛在旅。鮮食莫需。潔躬從沛。卒老於斯。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鴻幼遭亂。父卒。卷席而葬。受業太學。家貧。屬節。學畢。牧豕於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它舍。悉以豕償其主。猶以爲少。鴻無它財。以身居作。後聘同縣孟光入門不荅。乃更椎髻布衣。操作而前。乃喜曰。此眞梁鴻妻也。有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復至吳。居皐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孟光與食。舉案齊眉。伯通知非凡人。乃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既卒。伯通等爲葬於要離冢傍。

伯鸞清白。幼遭屯極。惟皇作合。彼美令德。力耕陵山。爲舂吳國。良彥偕心。烈士並域。

張楷

張楷字公超。不知何郡人也。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就學車馬填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以候過客之利。

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輒還鄉里。公超克學。融博古今。簪從既廣。鵠徙何深。花邑時駕玉壺永春。優游郊里。忘厥處貧。

孔嵩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里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共與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于賤業。晨門肆志于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勑縣令。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

嗟爾仲山。淪賤攻苦。才成國器。氓編邑伍。騶侯新郊。節逢故與。握手論交。報言援古。

吳祐

吳祐者。不知何地人也。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贈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祐方弱冠。卽抱裁悲。置却將贈。牧諷典書。父交相遘。忝生載規。人各有心。厥志莫移。

婁壽

婁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孩童岐嶷有志。挽髮傳業。好學不厭。榮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藹。邏夷衡門。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麤絺大布之衣。糲粢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棬樞瓮牖。樂天知命。確乎其不

可拔也。是以守道識貞之士。高尙其事。年七十八卒。國人相與論德處。謚曰玄儒先生。

元考純叟。性澄不誘。敦志昆帷。滅景雲藪。在歙克熙。于天宜考。玄儒國謚。懿迹弗朽。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錢五千。與聞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幷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入則蔽前。出則掩後。以母喪歸。凡司徒辟。大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甯二年卒。

懿哉林宗。肯吏豈羈。遐追聖學。言邁王畿。蛾習典學。麟獲授書。奔衰歸處。藏器栖遲。

符融

符融字偉明。陳留淩儀人也。州郡禮請。孝廉連辟。皆不應。會黨事。妻亡。貧無殯斂。潁川張元祖來存融。推所乘羸車牛馬。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卽土埋葬而已。與同郡郭林宗。田盛。並不仕以終云。

偉明逸韻。杭道虬盤。婦亡無斂。友欲備棺。乃行古志。青野埋捐。同襟偕逝。用晦林泉。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少有名節。鄉人稱焉。父母卒。哀毀思慕。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

終。

恬曠子龍。被褐處空。沖心玄境。汙跡傭工。瞻依早失。經緯咸通。蒲纏數返。考命以終。

徐氏父子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讀書豐城樵山之厓。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常齎磨鏡具。到所住。傭以自給。桓帝以玄纁備禮徵聘。陳蕃胡廣黃瓊交辟。不就。靈帝欲以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隱居不仕。躬行稼穡。倦則誦經。貧婁困乏。執志彌篤。不受惠于人。太守華歆禮請相見。辭疾不詣。建安中卒。

孺子者何。挺生杰出。田耕止共。鑑磨行給。臣僉檄求。帝兩旌辟。子胤丕承。足昭先德。

貧士傳下卷

庾炅

庾炅字伯重。京兆人也。遭亂播遷。徙鄴喪婦。乃詣洛陽。遂不復娶。獨居道側。以甎甓爲障。施一厨床。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不輟。衣縕敝服。嘉平中。縣令閔其孤老。給廩不足。就工作。裨繕糧出。後以疾亡。

伯重曷師。青牛戶堂。遠播京洛。孑止塗傍。潛道觀文。理素詠紺。須捷縣服。庸保索糧。

寒貧

寒貧者。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乃就學長安宿儒欒文博氏。通詩書。於衆輩中最爲玄靜。關中洶亂。南入漢中。不治產業。不畜妻孥。晝夜誦詠道書。後還長安。獨居窮巷。冬夏敝衣連結。里人與之衣食。不取。郡縣以其鰥寡給焉。時乞於市。亦不多取。人問姓名。不答。故因號之曰寒貧也。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所欲。瞪而不言。因與脯糒及衣。取其脯一胞。糒一升而已。

德林玄默。範彼欒儒。塵業弗務。道典日披。寒貧致號。芳字莫知。戎臣問遺。取食却衣。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居郡北山窟土爲室。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性無

恚怒。見者皆親樂之。時游邑都。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嘗住宜陽山中。文帝使阮籍往觀。與語。不應。嵇康從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以才多識寡戒之。後不知所終。

公和弗偶。宜陽居穴。炎曦蔽草。寒暑被髮。文係虞絃。載鼓載閱。阮叩緘言。嵇游戒別。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常宿白社中。或乞于市。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全綿。棄而不受。著作郎孫楚就社中與語。載與俱歸。復貽書之仕。京詩以辭之。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寢處。唯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而已。

威輦飄踪洛陽客。至潔栖幽社汙游。朏市達奚行吟。鄙哉言仕。倏焉遐舉。獨遺玄賦。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友聞。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蠐螬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當與元愷評議。遇濁代。念與屈生齊潔。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于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毛灑汗匝。顏赤心熱。口張耳塞也。言者大慚。

統幼孤匱。孝睦則聞。采林星往。拘水海征。顯榮族勵。沮溺自任。斂形迹世。畢影高襟。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服畢不娶。步擔入吳。與大辟山窮谷。倚木于樹。苫覆而居。恒

著鹿裘葛巾。不茹酒肉。區種菽麥。采竹貿鹽以供。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携與俱歸。颺贈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颺追遣使者賫衣而去。後衣爛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船車迎之。文荷擔而至。居導西園。溫嘗問曰。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後逃歸臨安。既卒。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郭文嘉尙山水遐思。名島旣歷。荒谷攸居。颺服弗御。導園蔬栖一朝捐瑟。二哲揚徽。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家于臨川。以漁釣射獵。不涉世交。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至稻將熟。有伊認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給之。以稻還翻。翻竟不受。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不取其直。亦不告姓名。嘗墜刀于水。路人有爲取者。因遂與之。路人固辭。翻曰。爾所不取。我豈能得。復沈刀于水。其廉不受惠。皆類此也。

武昌翻里。臨川寄室。乃耕汙萊。禾成弗獲。乃鬻漁獵。售人無直。沈器漣漪。允符清德。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與諸孤子弟共釜庾。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穢。道虔悉以所得與之。爭者媿恧。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周以錢服。及還。悉供諸衆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欻之相與餽給。受業者始得有成。道虔年老菜

食恒無經日之儲而琴書爲樂以終

道虔玄澹老易妍文饑仰掇穢寒鮮複衿戴周贍族孔給淑人耄年藿食琴典欣欣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孔子二十六代孫性好墳集山水爲太原王公所稱居會稽剡縣茅室蓬戶庭草蕪徑牀上有書數帙而已與處士戴顒王弘之王敬弘等並爲人外之交又申之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訖暮而歸或恠其若此答曰固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鄭方明要之不至使謂曰苟不入我郡何爲入我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屑往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去家人莫知所在後東歸七年卒

淳之屬懷索丘山水徑草芃芃牀書楚楚三星締姻一壺成禮郡招恥屈帝徵逃徙

翟法賜

翟法賜者潯陽柴桑人也曾祖湯莊父嬌並口高尚不仕法賜結屋廬山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後卒于巖石之間

翟世清高法賜尤皎栖秀餐靈服毛御草迺避敷求復投杳渺達人就蛻青巖陳殍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作舍野外非其力不食妻亦不

慕榮華樂甘儉苦共乘薄笨車出市賣易周用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遣使存問凝之荅書稱僕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也荊州年饑義季慮其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自甘饑餓後携妻子入衡山不返元嘉二十五年卒

白尚凝之古逸自期于宗謝業于野爰居哲媛同德賢王抗儀衡陽終隱遂厥遁思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少有高志談玄屬詠携妻入會稽山業採以樵箸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復然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處士所賣須者隨多寡留錢取樵箸而去或遇寒雪不售資匱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追念母氏亡于冬月衣無綿絮自此不御嘗寒時就孔顗宿衣被單袷顗以臥具覆之既覺引臥具去體謂顗曰綿定奇温即灑涕悲慟顗峻爲東楊州餉穀三百斛不受百年卒蔡興宗爲會稽太守贈米以給孔氏遺婢詣郡門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云

百年玄藻樵山自給一日不售兼旬無食孝不御温廉能却物淑妻辭饋並彰清德

顧歡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壁舍後聽無遺亡者

夕則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居刻中天台山。每日出戶。山鳥集其掌上取食。年六十四卒。

歡也農流。性資秀悟。年方岐嶷。推甲作賦。屬垣畫業。然糠宵度機心永絕山禽掌哺。

吳蔡二隱

吳苞字懷德。濮陽湮城人也。學善三禮老莊。過江教授。葛巾竹麈。蔬食二十餘年。與劉嶽俱于褚淵宅講授論語。隆昌元年。徵大學博士。不就。蔡會字休明。陳留人也。常慕苞清抗。圭竇自守。不與俗交。李撝謂江斅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湟而不淄曰白。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懷德鉅儒。北學南師。屭揮宋組。鑰闡魯書。休明景式。高抗亦特。古稱夷白。撝頌不虛。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少而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及長。讀詠不倦。妻亡不娶。自比于曾參。宅南九里。有九巖山。遂移居之。家極貧窶。而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前後徵辟。凡十數。皆不就。

伯珍幼艱。抱影長嘯。藝翰摹精。古墳探奧。九巖逸栖。四人齊耄。自擬曾參。世稱商皓。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敏慧博學。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人號爲織簾先生。又傭人伐竹。以繼饘糜。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稱疾歸鄉。無所營求。負薪

汲水。幷日而食。守操終老。徵薦不就。著易禮老莊等要略數十卷于家。

麟士俊敏尚志。窮居誦口而畜。業手以需討典。都游終履鄉歸。昭昭經述。來嗣足垂。

沈顗

沈顗字處默。幼清淨。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家貧。惟讀書著述。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還吳。賓客塡門。顗獨不往。勃就之。顗迎送不踰閾。勃歎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也。齊末兵荒。與家人同甘困餓。二日一餐。或饋粮肉。閉門不受。惟采蓴荇根供食。以樵采自資。怡然不改其樂。

處默高步憲穉。欽風守我。沖寂傲彼尊榮。饑戎並遘。饗膳皆空。山植溪毛。日寧以供。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受。盡以歸胤之姊琅玡王晏之母。聞者嘆異。性至孝。既冠。答父彥之誡曰。願跡赤松于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餘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貧無爨僮。僕竊隣人墓樵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拆屋而炊。所居惟竹一叢而已。

卓哉士宗。年芳行偉。百萬推金。一廛甘餧。瀛海清涼。潁陽高軌。叢竹安愉。沒窮無悔。

劉訏

劉訏字彥度。平原人也。幼貧。性不欲仕。時有辟之者。訏卽挂檄于樹而逃。事息乃還。亦不願娶。與陳留阮

孝緒及族兄歛日夕招携。都下謂之三隱。卜築東澗。有終焉之志。每遭窘迫。併日而食。隆冬或無氈絮。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常著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忘返。神理閑正。姿須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天監七年卒。謚曰玄貞處士。

訏嘗齠紀。孤困卽遭觀賓弗利。比友相招。東澗盤止。遠岫遊遨。玄貞清謚。千載猶昭。

胡叟

胡叟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家蒿室草逕。唯酒自適。嘗謂人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光。不治產業。饑貧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布囊容三四升。飲噉醉飽。便盛餘肉。併以付螟蛉。見車馬容華。視之蔑如也。

叟不家治。實勝焦光。碧草寄趾。黃流適情。仰供養子。時乞華門。視彼榮富。太虛馳雲。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塘人也。少通經史。兼精佛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徒四壁。唯以園蔬爲業。縣令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吳有元琰。敏求慧性。旣涉九經。復昭三乘。寂矣厭紛。儼乎居敬。藝疏足老。終違辟命。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也。澹泊絕俗。披裘曳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韈。逼署鄉正。委

置不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則緝木皮葉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十苫。屬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屬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所。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惟瞪視而去。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屢存問。輒走林草自匿云。

桃椎恬閑。裘索陶熙。裕襟弗諒。世網苦縻。搆雲取壯。緯草由頤。友治請言。默示無爲。

孟浩然

孟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灌蔬藝竹。以全高尚。然游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挂于選部。聚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郡守韓朝宗偕浩然入秦。先揚于朝。約日引謁。及期。會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忘之。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惶恤其它。遂畢席不赴。由是聞罷。終于冶城南園。

楚嶽隍靈。孟哲挺生。林嘉遜尙。文妙匠心。放適情志。任適天眞。臨觴負諾。樂豈易名。

高繹

高繹者。長安人也。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召至京師。上欲命官。固辭歸山。賜號曰安素處士。家甚貧。妻子寒餒。終不以困故。受鄉人饋遺。閉門讀書而已。

高子勵行。卓犖邁古。德聞帝擢。號錫山處。室用雖艱。鄉周弗取。唯勤遜志。披文暢喜。

杜生

杜生者莫知其名。時人呼爲杜五郎。潁昌人也。所居去邑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爲雞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自陳村人無能。公何見顧。軫問所以爲生。對曰。昔有阪田。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僦屋居之。與人擇吉醫藥。聊以供飦粥。有時不繼云。

杜生野寄。逾紀潛門。讓畝敦睦。俗室裕貧。嚴卜韓方。以粒以薪。孫尉惠綏。聆厥條陳。

俞澹

俞澹字清老。金華人也。貧而無室。栖山以居。人呼之曰半山道人。荆公王介甫嘉其潔尚。乃彊爲釋半山。以資澹曰。無錢得祠部耳。公爲買之。牒名紫琳。已戒期祝髮。愆而不至。公訝詰之。澹曰。吾思僧不易爲。生龜脱筒。亦難堪。忍祠部已付酒家償負矣。

清老放達。風神塵表。麗偶弗偕。芳林孤蹈。名公致嘉。迦業強造。曠性不堪。從所厥好。

賈收

賈收字耘老。烏程人也。以詩著名。喜飲酒。家素貧。東坡先生每念之。嘗作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云。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爲作古木怪石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看。還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當便以贈之。不爾。可令侍姬掌貯。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賈生茂士。握槧吐珠。綠醑則嗜。白衣罕携。室當交謫。友實致思。嘉圖雖慰。玩豈忘饑。

丁時習

丁時習字行可。邵武人也。父廷彥。爲太學錄。以忤蔡攸歸。卒。時習遂棄青紫業。僦舍掩雍。玩讀經史。晏如也。鄉朝貴有以書薦於有司。終不往謁。妻危氏同甘苦。未嘗以貧窮見辭色。子百之。千之。夙興供洒掃。具蔬食。畢即受業。恭謹終日。杜來爲之立傳。

廷彥邦直。克陶哲器。國止青蠅。園藏白賁。令妻刑德。翼子繩義。藝士昭揚。播芳百嗣。

蘇雲卿

蘇雲卿者。豫章南昌人也。初與丞相張德遠爲友。宋既渡南。德遠貴顯。雲卿乃遁跡結庵於東湖之小洲。家貧。舂磔爲圃。織屨以自給。垂三十年。後德遠復相。函金帛。移書帥府云。有故人蘇雲卿在治下。斯人管樂流亞。非折節可招。必禮致之。帥漕乃以計造見。翼日。遣使迎候。書幣不啓。而雲卿已遯矣。

雲卿國彥。乃丁世亂。故交顯達。湖洲遲玩。管樂致忻。幣書臻薦。松間一語。明發遐寘。

蘇扶

蘇扶者。隱士蘇庠仲子也。工詩善書。貧甚而有介。郡守招之。語子姪輩曰。吾何以獲知時人。特以先世隱名存耳。殆不過哀吾貧而周之。甯忍以父名賣錢耶。固辭不往。死至無以斂葬云。

庠叟用晦。逸範夙傳。乃生麟角。亦尚龍潛。歌彰清蘊。書適熙天。抱窮以歿。題轅弗全。

河溥

河溥字商霖永嘉人也潤澤詳整屬詩知名釜甑常空而意趣悠然漠不爲累也葉水心常稱其凍餓自守之樂死之日殯具無貲其友翁忱率素往來者裴之

溥也哲儒聖步賢趨玉堪擬德實偶彰儀躬遭育鞠心嗜道腴獻稱有試友殯無歸

周方叔

周方叔字矩道居丹徒築室五洲山下讀誦不休家貧或終日不得食隣僧乞米送之一日襲農卿準孫常州吳會造其廬無以爲具乃烹犬食之二公忻然盡歡歎息而去

矩道嵁廬考墳自娛如何樓施乃繼儒櫱朝軒有造山釜無儲羹獻作饌式宴樂胥

呂徽之

呂徽之天台人也居芳山中綜博述詠安貧逃名常漁以自給一日携弊楮詣富家易穀露頂裋褐布襪草屨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閣中語貴遊子弟詠雪苦吟弗就徽之哂焉迺出侮之徽之口占以答無不精美問其姓字終不言諸子弟曰嘗聞吾鄉有呂處士者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耶曰吾農家安知呂處士因惠之穀徽之怒曰不義之貨我何庸取遂去諸子弟瞰識其所雪霽覓訪唯草屋壁立忽米桶內有人乃徽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爲障耳因問先生何在答曰溪上捕魚乃至彼見之徽之隔溪謂曰少需之得魚易酒飲諸公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翼旦復躡其蹤則徽之已行矣

作者徽之絕塵不羈益耒山耨網罟捕魚遁趾一出僻牖人知諸少甫扣孤雲復移

胡汲仲

胡汲仲字長孺。天台人也。特立獨行。凍餓有守。趙子昂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請作墓銘。長孺怒曰。我豈爲官官墓譽耶。是日長儒絕糧。其子以情白。坐諸客咸勸之受。長孺遽堅嘗送蔡如遇歸東陽云。糜不繼。襖不温。謳吟猶是鐘球鳴。語之曰。此余祕密藏中休糧方也。

夷風沿濁。卓生長孺。履有確守。困無纖累。雖當粒絕。終辭墓譽。歸友贈言。堅哉見志。

杜有開

杜有開字伯陽。江陰人也。家貧。授徒以給。妻吳氏辟纊助之。天曆歲歉。學徒散去。吳之弟繼勸鬻墓地。少延餒死。有開在羸儻中。堅持不可。繼欲挈吳歸。吳曰。夫能盡孝。我獨不能盡婦道乎。遂相繼枕藉死。鄉人憐之。

伯陽碩儒。庚炊莫給。養蒙而需。載緝以易。孔鞠饑灾。克全守德。子經婦義。斃焉弗失。

張介福

張介福字子祺。覃懷人也。從姑氏來吳。少慕鄉哲許衡。遂軒軒以禮自持。爲學誠篤。周旋規矩。張士誠入吳。兵掠其舍。令導諸富。不從。乃刃其面。流血仆地。復戴冠危坐。而顏色自若。家素貧窶。冬不具衣襦。或遺以袂絮。固辭之。雖小物亦不受。及死。語人曰。吾學古人一無所成。死有餘憾矣。

覃懷秀產。吳邑卽旅。志在希賢。動能中禮。白刃莫懾。素介無取。生雖聞道。沒猶含悔。

王逵

王逵字志道。錢唐人也。足一跛。家極貧。無以朝夕。因賣藥。賣藥復不繼。又市卜。博究子史百家。客至。輒談今古不休。人知其辨博。每以疑難質之。無不口應。

跛者王生。外歉內足。山袖秦方。市簾楚卜。學必窮年。談唯稽旨。粵義隱詞。賓皆彰暴。

王賓

王賓字仲光。吳郡人也。志不願仕。永樂中。自壞其面。終身獨居。無妻子。髮髻布袍。游行市中。家貧無業。賣藥以資。所至。羣兒隨焉。郡守姚善枉謁衡門。賓據坐受拜。以道誨之。若師弟子。姚少師廣孝貴歸來訪。弗肯見。方盥。掩面而走。

仲光耽漁。獨影窮栖。毀顏佯廢。編髮高嬉。性偕赤子。道屈貴輿。同邦企德。展矣我師。

邢量

邢量字用禮。吳郡人也。平生不娶。併僮僕無之。弊屋三間。青苔滿壁。室中唯左右古書披覽。薪水躬自秉執。惟炊黍分而食焉。未嘗得一煖食。折鐺敗席。壞麻破被。蕭然其居也。及扣之經史傳記。無弗應者。客至清談。不設湯茗。有奇彥數人。每謁之。必挾鈔以往。午則買食它處。復就談焉。量以是畢老。

邢叟好古。經紬史究。室乏御令。身勞井臼。晨炊昏餐。著麻寒覆。問奇有來。如鐘在叩。

貧士傳後序

噫。易表聖賢之養。禮著下流之餒。其泰與約爲不同。恭與簡爲弗一者。何也。蓋時有哲人。則豐公以大奉。類分中上。則秩節以次施。在昔帝王無愆于接下者之道也。世降風移。名浮實掩。淑慝之分既喪。貞黷之鑒遂昏。始有不得其職者衆矣。故尸祿靡媿。食貨每積於侈傲之公卿。竊權罔疑。富殷咸屬于樂康之近戚。瘠形饑喙。徒履端方。號婦啼兒。虛窮經緯。行危朝野。儲儋石而一聲懸。學貫天人。禦三冬而四壁立。豈但執瓢之回懸鶉之憲而已乎。然又士室茅茨。居其身而樂道者。不知其非雕綺也。漁樵傭保。人其伍而尚志者。不知其非師賓也。粗糠草樹。充其腹而守貞者。不知其非膏粱也。傾篋虛囊。立其家而抱術者。不知其非貝玉也。在士則然。而矜非資澤。見者自鑿蹙而弗安。哀不富人。聞者將驚怵而不已。閔通靈怪。傷動帝祇。其可以燕越之情爲同人之感乎。嗚呼。食力者先民處世之務。求己者元聖訓人之方。飲河非餘。安枝惟一。惜乎。日昃溟而需粒食。禽歸林而飽稻粱。黃白難通。拯閑枵而無賴。青錢失毋。給晨夕而終窮。力孱非少壯之剛。奚周芟柞。身孤無亞旅之助。必賃菑蓄。貴客驕人。穢形耳目。飾冠袨服。塵卽襟懷。富仁寵義之莫知。特方桑翳握瑾席珍之弗許。竟比褐寬。殊不知銅臭之聲。嘲譏自古。守財之說。言議逮今。石崇郭況之贏。報殊禍福。陶朱程鄭之裕。迹辨邇遐。豈挾有于夜臺。無懷資於泉路。鴻凌子姓。終爲馬鬣之封。棄背僮奴。半作牛犂之壠。地司鬼錄。無別于萬鎰之夫。藏魄游魂。未顯夫千金之子。垂尤世世。貽笑人

人。而貧士者廉儉之操。栗人嚴雪。明清之抱。洗物澄江。播善八紘。飛芳千祀。長夜斯卽。永述非共盡之流。沉明莫聲。不朽豈同腐之族。墨硃記載。竹素流傳。遷鼎改朔。而義問不移。變海徙田。而德音孔固。此蓋貧于財而富于德。空乏于一朝而優崇于萬世也。若彼富人。寶神尙守。精爽猶存。玉食力珍。方丈之豐而陳饋。妖宮極美。翔天之廣而寢興。聽廉士於淸蟬。目餓夫於饑鳥。貸貫錢而德色。何能指廩而棄舟。舍一羹而沈吟。豈諒投珠而抵璧。欲如丘壑。至素首而未盈。貪似鷹狼。底汚身而尙毒。仇斂萬民之食。戲偸百物之精。之斯人也。不亦愚且肆耶。且陽痺無憤。盈之私。白藏有溥長之慶。錦絺謂之同被。藿肉乃曰齊嘗。豈或怨尤乎一時之遇。而忘彼大道之無健羨也哉。蓋貧者士之常。素者易之履。舍車徒步。在林之鶴可歌。却釜躬耕。于磐之鴻莫敍。無嚴令而不援垂街之寶。非好名而不拾在道之金。嗟來弗食。嘻爾豈安。蓼蟲忘乎在辛。壤蚓安于食槁。孤竹採薇。有時可逝。赤松辟穀。無地能求。性忍滑甘。旣無累于羣欲。生還造物。允不繫于一心。使天下而多若人。則制畝不分。何起未均之歎。公養無設。誰興或簡之思。出入相忘。動止以道。莫傷太淸之化。克保太公之風。人趨不令之徒。家臻必封之俗矣。魯曾有操弧之志。無授筆之祥。學疑買櫝而還珠。迹類登庭而獻玉。靑雲莫致。素服屢塵。少年結裘馬之場。衰頑闕龍鳳之署。向平之事未畢。貢禹之冢孰知。百畝之田未盈伏臘。數楹之室。聊適起居。握筆題詩。窺陶謝以爲門戶。舉杯說劍。執韓白以作機符。誨爵旣遺。詔祿罔及。亦惟多文爲富。奉義以尊。玉饌之人。均作競蕨之旋蟻。紈袴之子。等於化草之流螢。固虞性而樂天也。詆輕世而傲物哉。姪姬水著貧士傳。各係以贊。而又冠以序。其文爛然也。

予始志于近取。未嘗一覽。而晚節末路。困塞屯否之餘。讀之深有所感。是用作後序。以足其未盡之意爾。

嘉靖辛亥歲七月七日中南山人黃省曾譔

小隱書

敬虛子著

本館據硯雲甲乙編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小隱書序

憶昨予童齒便有岩壑想。欲離數畝園。築壤室三五堵。裒書其間以漱滌。且園中種花木成陰。而猶有鹿有鶴。情倦出戶相狎。弄遇勝日輒迎韻人佳士。講書論道。或飲酒賦詩。閒時又可來釋子仙氏。談空議元。探傳眞祕。此其初心也。洎長。人事日來。漸與俗化。內固病其矯拂。外未免於酬應。夫抑情而行。久則弗堪。年逾伍十。衰且厭事。感而嘆曰。人生有志。貴乎自適。何爲乃爾浪自苦也。矧予父母既終。婚嫁已畢。苟於此時莫知止。是謂迷而不復。寧不大負伊心乎。惕惕然弗敢自已也。因退耕先人田。聊以卒歲。偶披古人行事。得會心者若干傳。間比事附之。各屬詞贊之。總惟一帙。曰小隱書。將展玩於農暇。淑其清遠。用證畸偏。果緣此而神情有契。相與游翔於寥廓之外。亦尚友之一益也。然而俗病其將有瘳乎爾而已耶。則而初心其或有遂乎爾而已耶。抑而生人之志。其終乃有適乎爾而已耶。則亦庶乎小隱之願諧矣。嘉靖三十九年秋九月朔。西村畸人敬虛子序。

目例

傳三十則

古許由　巢父　伯夷四皓

秦邵平　漢鄭子眞　蔣詡

東漢向長　嚴光　梁鴻

韓康　龐公　魏管寧

晉戴逵　陶潛　劉宋孔淳之

齊明僧紹　北魏陸夸　北周韋夐

唐王績　張志和　司空圖

陸羽　趙宋种放　林逋

王樵　俞汝尙　譙定

松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桃花源記

敬虛子曰。傳凡三十則。蓋著開退者之所適也。首許、巢、定路岐也。夷、皓、正根宗也。陶、邵、標趣味也。終於順昌山人傳。泊桃花源記必若此。方得以諧小隱之願也。中間雜彙諸家。色色俱備。無非欲合成一適。

將求夫唯人能人耳．豈有他哉。

小隱書全帖

明　敬虛子著

許由

許由字仲武陽城槐里人修道沖虛隱於沛澤之中堯致天下而讓焉由乃逃去耕於箕山之下潁水之陽以手掬飲人遺一瓢挂於樹風吹歷歷作聲以爲煩棄之

漢揚雄法言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

敬虛子曰古稱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故靜許由有焉蓋人性本靜故心卽好靜其不靜者物撓之也夫物撓起於煩煩者必求是故枉己狥人廢廉捐恥膠膠之衷不啻紛麻赧赧之顏有如鐵甲此皆煩而求者之爲也欲頃刻而靜得乎夫靜者心之本無頃刻靜不知此心如何安頓而性亦敝矣性敝則凡造物予我者皆不能認取豈不哀哉用是觀之煩之害大矣無求之義至矣玆二者庸非小隱修靜分步之第一路岐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常山居不榮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及堯之讓位於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之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

敬虛子曰古今咸稱巢許爲忘世之人然而忘世亦大難矣夫忘世之難由其忘我之難也忘我之難

由其未見眞我也。奚爲眞我。世俗橫執七尺之軀以爲我。此色相之我也。豈眞我哉。古之人有曰。今者吾喪我。夫吾與我何辨。而曰吾喪我。此妙道之言也。是故蟬之飛也。豈戀枯殼。龍之變也。何有蛻骨。作是觀者。應見眞我。凡人未見眞我。則內景不寧。詎得好事外塵忽來。便爲所縛。又惡能忘世。故忘世難。忘我尤難。見眞我方爲忘我也。嗚呼。安得見夫眞我者。而與之共小隱哉。

伯夷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避紂居北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與其弟叔齊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克殷。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秦有南山四皓者。蓋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是已。其時道滅德銷。坑黜儒術。於是退而作歌曰。漠漠南山。深谷逶迤。奕奕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之定。

敬虛子曰。民之鮮能於隱者。多爲索莫不堪其寂焉。或爲困厄不勝其戚焉。以故炎炎勢涇豔利者靡靡而山無巢居之子。世乏中林之士矣。予次小隱書至夷皓。未嘗不嘆其困厄於薇餓。索莫於芝饑。如是栖栖耳。然索莫堪其寂。困厄勝其戚。非中心之定者不能。夫中心不定。則外皆蝨賊。將遷志而別圖。雖有至情。莫遂其發。雖有眞操。莫保其存。又何以隱。嗚呼。夷皓者。非山林之本祖正宗耶。

邵平

邵平。廣陵人。嘗爲東陵侯。秦滅後。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從邵平爲名。又云青門瓜。青門卽長安東門也。

魏阮籍詠懷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辱豈足賴。

晉陶潛飲酒詩。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飲相持。

唐李白古風詩。莊周夢蝴蝶。蝴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敬虛子曰。邵平當秦之滅。乃避地而東門種瓜。蓋得天下無道則隱之義。其賢乎。詩人又借其事。諄諄焉以明物理盛衰。反復無常。倏忽易象。其端叵測。可謂洞消息之微。探變化之蹟者也。向予曾聞道家書有名東門大瓜者。無亦取之邵平歟。亦如詩人之詠歟。抑或發揮元理。浩浩無涯。不但此歟。惜也未得見之。

鄭子眞

鄭子眞。褒中人。隱居於谷口。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和平二年。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

眞子眞遂不屈而終。揚雄著書言當世士稱其爲人曰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耕於岩石之下名震於京師。

金方古容城人大定間嘗舉進士不第遂歸獨居一室寘琴書其側不妄與人交縣令佐公服候門亦惟遜詞謝遣之有田數十畝食其所穫如菽則惟食菽鄉人好事者欲以米易之不聽曰天所食者不可易也。

敬虛子曰凡人大爲心害者皆生於妄有所求妄求者多見己不足人有餘也若鄭子眞方古服岩石之耕不屈其志守田畝之穫不易其食聊不見己不足人有餘又何求也人之言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嗚呼二子殆耕心田而日日豐年者不然何其自足無求乃如是耶乃如是耶。

敬虛子曰予既比鄭子眞方古之事後再見唐人元結之父延祖三歲而孤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嫗強勸之調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寒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烏虖若此者豈協予心因知後人所欲爲前人靡不有之陶子曰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謂徒虛語耳乃今知其信然矣。

蔣詡

蔣詡字元卿杜陵人哀帝時爲兗州刺史以廉直著名王莽居攝奏事到灞上遂稱病不進歸鄉里臥不

出戶舍前竹下開三徑惟故人羊仲裘仲從之游二仲皆逃名不仕者

趙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自昔士之閒居野處必有同道同志之人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與朱山人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見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徑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范野人者是亦可人之流也

敬虛子曰山林交與世俗大別世俗尚委曲周悉山林惟眞耳且世俗泛交泛交而復委曲周悉中間惡得無僞山林寡匹非氣同志合者不相與多無遽一二人觀蔣之從游陶杜李之往還者足見嗚呼天下惟無所爲而結者乃眞彼若而人更復何爲是則小隱者於此可以識友誼矣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潛隱於家安貧樂道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禽慶俱

游五嶽名山。不知所在。

敬虛子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山林一種逸味。細細含嚼。方覺美出。若對世俗言之。鮮不嗤笑。未知死何如生。疑詞也。元人有李道純者善言此。李之言曰。有生即有死。欲知死必先知生。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大哉聖人之言也。繁辭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學人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明末後。究竟只今。只今脫洒。末後脫洒。只今自由。末後自由。只今做底工夫。便是末後大事也。嗚呼。小隱者讀此而解。則死生之疑。脫然釋矣。非出世之第一義耶。

晉宗炳字少文。南陽人。精元理。入廬山依遠公蓮社。後還江陵。閒居絕俗。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即腐。炳雅好山水。西陟荊巫。南登衡岳。結宇山中。懷向平之志。

晉雷次宗字子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預蓮社。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除給事中。不拜。久之。還南昌。與子姪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托廬山事釋和尙。游道飡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汝曹歸耕先隴。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關。

敬虛子曰。昔有沙門慧遠者。於廬山開白蓮社。用修靜業。同修者有十八大賢。而宗雷在十八大賢中爲稱首。故黃太史詩曰。白蓮社裏覓宗雷。今據二人本傳。又皆慕向子平者。頓脫家獄。饒激清飈。其雲霄中人物也。我輩迷惑。終日浮沉於世故。羈絆於俗緣。豈不眞同壤蟲之仰黃鵠耶。悲夫悲夫。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游學。暮夜宿息。寒不得寢。臥更相謂曰。後日貴。憶此勿相忘。及光武卽帝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設樂陽明殿。命宴。會日暮留宿。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中。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敬虛子曰。人唯不美外物之爲美。始無心累。無心累始見天眞。見天眞始知人之所以爲人也。奈何世俗率羨美外物。輒累其心。雖冒人之形。而不得嘗人之味。享人之趣。殊可悼也。予次小隱書至嚴子陵。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域中之大。天子也。避而弗就。諫議大夫。淸貴之秩也。竄而弗屈。斯二者。曾不屑以爲美。外更有何物足羨。得以累其天眞也。子陵其達人之爲人者歟。嗚呼。小隱者有欲不負乎人之生也。將嘗其味。將享其趣。則夫道術之所在。不有風於斯人而起耶。

趙宋蘇雲卿。廣漢人。靖康之亂。避地豫章東湖鄉曲。皆稱曰蘇翁。少與魏公張浚爲布衣交。浚旣入相。遂薦共濟大事。然莫知所在。高宗令其尋訪之。聞在東湖。浚作書。托守臣躬親稟請。及造其所。乃獨居茅舍。以種園織屨爲生。得書不剖。佯許詣朝。其夕遯去。翌早。守臣悉來迎接。唯見請書留案。遺一詩云。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閒名達帝聰。自有時人貪富貴。莫將富貴汙蘇翁。

敬虛子曰。人之所欲者富與貴也。所惡者貧與賤也。然富貴者行其勢。貧賤者行其志。願天下必有志

而必無勢若子陵之於光武雲卿之於魏公可見已夫光武魏公本以故人之情延二子二子者飄忽而去曾無繫留光武魏公卒不能致果哉志可必而勢不可必也豈特二子巢許逃於箕潁而堯不能書夷齊竄於首陽而周不能致嗚呼本一徵末也非不能致正欲遂其高尙全其操節將藉此以洗穢濁之習而起淸明之會也用是觀之世可少隱士哉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字之曰德耀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見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鴻乃易姓名與妻子居齊魯間又去適吳及卒遂葬要離冢旁

敬虛子曰山林之人其德在於默足以容梁伯鸞初焉與妻之隱霸陵也眞能以此撰德及其出關過京而五噫之歌侵逼時政奚爲而輒戾初心也至於奔亡竄徙幸而得脫豈不爲後來之永戒若曰靜中不忍技癢著書立言亦但可漱閒情之芳潤耳一時是非得失無關可也雖然猶非所謂善忘者世豈無含眞抱素完性命以自終視著書立言皆贅物也嗚呼安得夫斯人而與之共小隱哉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

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起桓帝備禮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與之因逃遯以壽終（那乃賀切語餘聲）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呂徽之先生家僑居萬山中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詣富室易穀種值雪聞分韻作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聞而出見其露頂短褐布襪草履輒侮之且詢見笑之由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嘆服問其姓字不答衆曰嘗聞呂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先生惠之穀不受必易之而去衆隨遣人尾其後路甚僻遠雪晴往訪之捕魚換酒盡歡而罷衆回翌日再踵其蹤則已遷居矣

敬虛子曰人亦有言名者造物所忌又言造物忌無實而得名夫觀其所忌是名本人患世慢以爲人利而亟亟營之何也韓康呂徽之乃大有所見是故一則避名深入而不出一則逃名長往而不反方且柴車幅巾方且草履短褐脫去外飾渾然不露殆將忘乎形骸者而又奚事於名嗚呼至人之行如此庸非小隱之上根大器獨觀素樸之深者歟

敬虛子曰夫韓之避名呂之逃名固以爲至人之行矣何仲尼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曰非如舊訓也按此乃聖人闡人之了死爾耳疾是不疾而速之疾其字取義於矢沒世言死也疾沒世言死之逸也且君子平時處世今日沒世不但沒世而必曰疾沒世殆如矢之飄激而遠曾無係留若然者臨

簀之際豈有災阨之纏愛欲之牽煩寃悲苦而弗忍離者死何如其逸也夫既疾沒世矣仍復名不稱焉若然者是初之生世清淨而來終之沒世清淨而往杳無形跡之痕可見羶鄰之氣可挹本然性體猶莫之隘脫洒出世不滯絲毫也將取奚端而名稱古人有言鴈過長空影落寒水鴈本無留影之心水無戀鴈之意正夫子名不稱焉義也云何世人多有未了嗚呼吾何以遘韓康呂徽之之良而與之了此哉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鼴鼠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用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所而已矣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獻畝而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敬虛子曰自上代之風薄人咸習功利以成性中間豈無孤潔之士破習而出者然富貴之豔外淫貧賤之戚內激曾未幾時初志輒遷而習性竟勝矣此北山所以起移文之嘲也予讀龐公傳未嘗不廢書而嘆其志之果也性之定也是故服耕而處既善避人采藥而行遂大忘世杳然不見天地間富貴貧賤爲何物聊無一點習疵謂非上代之遺民矣乎嗚呼鳳不容以笯而豢麟不可以羈而游杜子美

謂劉表焉得取。誠哉劉表焉得取也。

管寧

管寧字幼安。朱虛人。家貧好學。坐一蔡牀。五十餘年。未嘗箕股。當膝處皆穿。在家常着皂帽布裙而已。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寧本東漢人。曆魏受禪。尙在明帝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年八十四歲。三國其時魏有張臯胡昭者。俱養志不仕。臯少游太學。學兼內外。袁紹前後辟命不應。表除樂平令不就。戴鴈巢門陰。臯曰。戴鴈陽鳥也。巢門陰。此凶象也。乃援琴歌詠。旬日而卒。年一百五歲。昭居陸渾山。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正始趙儼薦曰。天眞高潔。老而彌篤。元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

六朝馬樞字要理。扶風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梁末。隱居茅山。宋元嘉初。文帝徵爲度支尙書。辭不應命。樞目睛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鸛一隻。巢其庭樹。馴狎櫚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五代鄭遨字雲叟。滑州人。舉進士不中。乃入少室山爲道士。聞華山有伍粒松脂。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屍。因徙居華陰求之。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

敬虛子曰。論語說賢者避世。又說作者七人。古注云。作謂高尙其事。避世則君莫得而臣也。若然。非易所謂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之義乎。彼三國六朝五代之世何世也。正自古以來。

天地不交之大否。管幼安諸人各崇儉德。不榮世祿。辟之不應也。徵之不就也。召之不起也。按其行。固賢者之避擬。其倫殆作者之尙矣。嗚呼。天下將亂。道在小隱。逸駕而高翔。其諸君子亦有樂取於是歟。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性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嘗作閒游贊曰。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閒游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

趙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予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隨意讀詩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牕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出步溪上。邂逅園翁畦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敬虛子曰。以予觀於戴安道與夫羅大經。可謂善述自適之趣歟。雖然。亦特外境耳。要之內心定而外境適者方爲善。苟徒外適而內弗定。或有時而厭惡其寂。則不勝馳擾矣。是以上士居常涵養其內心而能定。能定者必能靜。靜則湛然無累。偶與外境相值。則情之所發者正。樂之所得者眞。其適爲有本矣。若但以得外境爲自適。吾恐猶非古之善自適者矣。

陶潛

陶潛字淵明。後以字爲名。更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因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解歸。後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潛好書。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欣爾有喜。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牕下。清風颯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宋元嘉四年卒。謚曰靖節徵士。

趙宋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後徙居洛陽。王拱辰之尹洛也。爲市宅於天津橋南。富鄭公弼。命其客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雍在洛四十年。安貧樂道。未嘗攢眉。所居爲安樂窩。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喜吟詩。作大字書。遇興則爲之。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春秋乃遊。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爲詩以自咏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士大夫識其車者。爭相迎候。乃賡之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可謂風流人豪也歟。好事者別作屋以候其至。名之曰行窩。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初本欲有爲。以聞鵲而止。年六十。始爲隱者服。烏帽縕褐。見卿相不易也。年六十七卒。謚康節先生。

敬虛子曰。天之生物。恒以至趣委諸人。故萬物之性人爲貴。奈何人弗能盡性而人其人也。莊子曰。惟

蟲能蟲。惟蟲能天。言蟲之受於天者無弗能也。而人反弗能人其人。是非大可哀乎。前予於嚴子陵傳。曾嘆世俗雖冒人之形。不得嘗人之味。享人之趣。茲見淵明堯夫之爲人。外適其境之順。內樂其情之閒。忘乎富貴。而官爵祿位安於遇。脫然而無所縻也。超乎貧賤。而居動服食游於淡。泰然而無所隕也。凡天地間一切物事。舉莫得以累其元眞。而天德常寧。則是不惟得以嘗人之味。而且得以享人之趣矣。則是不惟有以能人之人。而且有以能人之天矣。嗚呼。若此者庶乎無負於天之所委而全其所貴。然則小隱之儀型。不亦的的有在於斯人歟。有在於斯人歟。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與徵士戴顒等共爲人外之游。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既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

敬虛子曰。孔淳之性好山水。雅尚游涉。予讀其傳。愛之。因思金壇王槎菴先生。向以僉憲飭兵我州。曾多攜圖畫來。問其故。曰。初調官於此。即聞地無山水。登越恐塵滓肺肝。假此有時展翫滌除耳。大抵高人之抱類如此。閒遠也。乃予亦篤山水之好。奈何僻此荒寂。後槎菴官滿南去。憐予有志。欲引過江。卜勾曲山下以居。久之。將往觀鴈蕩、天台、匡廬、武夷、峨嵋、羅浮諸山。仍還勾曲。講學而終。予忻然欲從之。輒以母老家貧不果。雖然。傳稱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說者乃謂聖人之志不在山。則夫槎菴之志。果

在山耶抑別有所關耶

明僧紹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高人也明經有儒術隱居長廣郡勞山宋累徵不就齊建元初徵爲正員外郎亦稱疾不應後住江東攝山聞沙門遠宿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見之遠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以遯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遯還攝山帝甚以爲恨仍賜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爲榮焉

趙宋南安翁陳元忠赴省試日暮投宿其家見几案有書籍陳曰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明日陳別去以事留城中忽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十五年不出何爲到此曰吾有急事乃大兒於關外鬻果失稅送郡當杖遂與小兒詣郡願代大兒又以罪在己忽小兒來翁耳旁若有所請郡守疑問對曰我父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誥勅見埋於山下守遣吏隨兒發取得之延翁上座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敬虛子曰小隱之爲德名跡祕者上也名祕而跡弗祕者次也跡不祕而人莫能涘之又其次也乃若名跡暴著走弓旌以聘者斯下矣亦以隱稱其實有疵不見夫投骨者乎蟻必聚而吮之骨何心於蟻而蟻必吮之者腥羶之氣招之也名跡暴著是腥羶之招身既隱矣焉用此乎明僧紹在當時乃爲宋齊所賢累徵特賜迤邐而來謂我無以招之彼何緣而至也自世俗而觀誠爲榮遇自隱德而言不亦

有疵乎。於此所以有取於甯安翁也。正以其名祕而跡弗祕。過此以往。則名跡俱祕矣。嗚呼。窮山僻谷。安知無有若而人者。殆何日脫屣而往從耶。

陸夸

陸夸。趙郡高邑人。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高尚不仕。寄情邱壑。少與崔浩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或謂夸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敬虛子曰。予嘗考論古今隱逸傳。至北史見陸夸著知命論。於是喟然嘆曰。嗚呼。命也者。稟於有生之初者也。死生壽夭。貧賤富貴。以至存亡得喪。榮辱顯晦。蓋皆一定。人不可得而易。亦非人之可能而易也。知命則不怨天尤人。而修身以待之。由是於一切儻然之遇。來莫之迎。去莫之將。且復安於命而無所用易矣。是故知命者。大快活法也。安命者。大休歇事也。小隱者未達乎此而欲與天爲徒。得乎。

韋夏

韋夏。字敬遠。杜陵人。志尚夷閒。澹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流泉。夏對翫琴書。蕭然自逸。至有慕其閒素者。載酒從之。亦爲盡歡接對。忘倦。明帝爲詩貽之。號曰逍遙公。

唐方干。字雄飛。桐廬人。性不耦。一舉進士不第。遂隱居於嚴陵釣臺東之白雲原。又別業在越之鏡湖上。嘗吟咏以自喻云。世人如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香杭倩水舂。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鐘。身

外能無事頭宜白此峯.

趙宋魏野字仲先陝州人性嗜吟詠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繞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汞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笑歌終日出則跨白驢以遊

元王冕諸暨人幼依僧寺讀書及長屢應進士舉不中棄去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李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

明謝承祐海陽人少游京師見勢利烜赫怏怏不樂歸過寶雲山中見野鳧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其友曰人生斯世如輕塵依弱草而乃以儒冠拘縶良可恥也於是結齋郡南有長溪曠野可以游適買驢一頭舟一隻與至輒巾野服任意所之既倦而休休而復作謂唐虞事業盡在是矣

敬虛子曰世有談清福者然而知清福者孰人哉至於享清福者又孰人哉近時有胡九韶者寒士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妻曰三飡菜粥何名清福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若胡九韶者可謂知福之人也而韋復而方千而魏野而王冕而謝承祐庸非享福之人歟雖然內典猶言一物無所累心之謂福夫一物無所累心視此不更別有一般清味嗚呼小隱者又曷可不咀此等味耶又曷可不臻此等福耶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慶弔婚冠不與也隋大業中舉孝廉爲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皋著書號東皋子貞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爲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棄官還鄉里有渚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醉吟先生傳醉吟先生者忘其姓氏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其爲誰也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船具體而微先生安焉性嗜酒耽琴淫詩往往乘興肩輿適野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瞰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發醅快飲數杯兀然而醉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云

敬虛子曰人之性情以自適而和自適而和則天眞將不遠而至然自適本於內無待於外待外而適則非適矣是其故何也凡有待則物爲主物爲主則有時而莫供作意因弗遂而動燥心由有滯而生衝乎逆之恤而奚有於適之和是以古之善自適者一物無所待於外正欲養乃天眞耳王無功白樂天世稱自適之賢奈何必有待於酒也而後適是酒適也自適也夫酒適與自適必有辨人之言曰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用是觀之以酒適者仍是幻作更在自適之外而豈所謂天眞之適耶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時見賞重待詔翰林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元眞子亦以自號帝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乃配爲夫婦名之曰漁童樵青或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皴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以此放浪終於江湖間憲宗畫像訪之卒不能致

敬虛子曰天地間大有清事唯至人得而領之是故物之疵無以涅其純氣俗之駁無以澱其皓質蕭然超於物象之上洒然游於諸塵之外是至人之風天下以清也張子同曾著元眞子數十百言向予偶見之似非喫烟火食語茲讀其傳又如此孤遠昔人謂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果矣嗚呼小隱者未遡元眞子之風寧識別有天地之清事哉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擢進士爲侍御史時天下離亂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名其亭曰三休作文以見志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瞶三宜休又豫爲冢椁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徘徊客或難之圖曰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年七十三歲卒

敬虛子曰昔人豫窆壽藏東漢趙岐已有之又唐姚勗宰相崇之孫也曾於萬安山麓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眞堂劉士爲臺曰化臺是皆古達人齊死生之奇行也乃若司空表聖之坐壙賦酌蓋又太忘乎死生游於無方之外愈出而愈奇者也嗚呼小隱者曷可以少此等奇哉

敬虛子曰近檢佛藏到此土撰述禪宗頌古聯珠集見樓子和尙聞人唱云你旣無心我便休因而悟道夫何以悟道也蓋釋氏之教有假我有眞我你者假我也我者眞我也人之所以不得休者正假我有心日擾擾而多事夫旣假我無心是一切幻緣不起則眞我便無事而休矣非道而何然則司空表聖之三休果你無心而我便休者耶又見古詩云誰人肯向死前休且表聖豫爲冢棺賦詩酌酒於壙中此非向死前休者不肯也是知三休殆肯死前休者耶嗚呼表聖作矣今也其何以逢我便休者死前休者相與而共此小隱哉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旣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上元初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接輿也

宋閩人謝翺字皋羽所著詩文名晞髮集宋之亡也避地浙東隱不肯仕晚愛子陵臺下白雲原有時登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爲朱鳥兮其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慟哭

敬虛子曰哭乃人之一情也情有所傷則感而爲哭若陸羽謝翺之所蹈庸非山林無聊之慍耶然而羽誠白慍翺猶有所關蓋忿宋國之亡抱伯夷叔齊首陽餓死之節也翺又嘗撰西臺慟哭記有曰阮

步兵死空山無哭聲抑鬱論之阮步兵之哭狂也陸接輿之哭慍也謝晞髮之哭忿也無非情有所傷感而爲哭者也往予少時曾有感傷欲到泰山巔崖俯候旭日嚼其紅焰噴嵐吸靄披髮瞑目長號大噉信步而東任其顛蹶以自盡聞者靡不訇然一笑咻其痴騃由今日觀之則訇然一笑者之所咻是誠大有誨於我也嗚呼古有善哭者其音旨殊絕清戚哀婉寫出腸內之幽悰鬱悃不待憩人而人顧勃然動懷蓋本域中之奇氣逸響曷可不收以備小隱一種超世風悲云爾已耶

種放

种放字明逸洛陽人少與母俱隱終南山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以講習爲業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行事淳化初被召因母恚未起母卒咸平中再召乃詣京師拜左司諫直昭文館明年請暫還山許之

退士傳退士不知誰氏然嘗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山中號退士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監諸己或未善則悔恨立遷平生寡嗜慾樂游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顧窮困幼時拘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干於時不遂志已而遂棄所學退居深山窮谷中取經史恣讀之著蒙書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礫姦蠹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使學者窺之雅尚山林之居每登高邱步邃谷延留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閴遠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常百餘日而人不知其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汲汲而取遇

事感激亦率爲歌詩篇頌或有誚之曰是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退而迹庸爲爾直不退而名庸爲爾程嗚呼名迹判於時神心交於機俾道踰而下欺義弐而中離予獨無退乎予獨無退乎

敬虛子曰种明逸初與世隱時曾以野服見陳希夷陳豫令人灑掃种至拜庭下陳挽而上之曰君他日顯仕也暨母卒果應召受爵眞廟待以殊禮恃恩傲物大爲王嗣宗所排清節輒損若种者似非巖中眞品也雖然此其後來事耳彼早歲閒適若退士傳之烈也亦足以抗巢由拉夷皓奈何其質不堅顚撲而破其根不深引拔而遷曷得不起昔人北山移文之嘲也嗚呼庸非小隱一不遠之鑒耶

林逋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澹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自爲墓於其廬側終時作一絕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坟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卒仁宗賜謚和靖先生七世孫洪亦潛隱不仕著書自適題其書曰山家清事云

林洪山家清事擇故山濱水地環籬植荆棘間栽以竹內植梅舍三寢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一儲酒穀列農具山具一安僕役庖廩稱是童一婢一園丁二犬十二足驢四號牛四角客至具疏食酒核暇則讀書課農圃事落成謝天所賜律身以廉介處家以安順待下恕交隣睦爲子子孫孫悠久地

敬虛子曰。閒適之事。天常限人。近聞南中一富翁。每緣公務入城。殊憚其煩。揭四字於其室曰。望城欲哭。一日焚香告天曰。願薄田二十畝。自爲耕穫。老於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貴則與之。此則不可。是知閒適難於富貴。天不輕以與人。何林氏祖宗之閒適。世系若此也。書云。皇天輔德。林氏必世擅天輔之德者。不然。天詎私之。小隱者可以觀矣。

敬虛子曰。楊慈湖遺書云。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又云。凡有家者。或棟宇可居。穀粟可食。更園蔬足用。已屬於富。惜人不知。是以人間得知足之樂者鮮。予謂人唯鮮得知足之樂。所以只忙迫一場便休。豈不卽是世間大苦。抑以觀於林氏祖孫之閒適。卻離遣此苦而自由自在矣。夫自由自在。本生人無上之快事。若此者奚啻不忙而已也。奚啻知足而已也。嗚呼。小隱者可以悟爲人處世之方矣。

王譙

王譙。字肩望。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羣書。尤善老易。咸通中。契丹游騎渡河。舉家被掠。譙卽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北望歎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自號贅世翁。累甎自環。謂之繭室。中置石塌。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沒後寄魄以備不虞。病革入室自掩戶卒。

敬虛子曰。天地之道。有順有逆。人之所值。莫非命也。奈何世俗之爲謀。率向順而背逆。然順非向之而可致。逆非背之而能逃。惟聽其來而安之。斯之謂正。予次小隱書至王肩望。未嘗不歎伊人之逆。乃零

丁孤苦若是耶。棲遲東山。子身隻影。環磚刻石。以死自誓。厥後果如其誓死焉。可謂安於逆矣。夫天下祇知有履順之隱。博輿泉石。取樂魚鳥已爾。詎知又有此安逆者。夫逆能安之。然後爲眞隱。昔人常隱之外。別有眞隱之樂。豈不以此爲尤賢乎。

俞汝尙

俞汝尙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於鄞南之崑山。爲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肯料理生事。澹於勢利。不以貧乏撓其懷。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親故有責以不爲子孫地者。汝尙笑曰。是乃所以爲之地也。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於門。妻黃氏就視之。汝尙曰。人生七十者稀。吾與汝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尙庀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我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

趙宋李鳳師友談記東坡公云。日者王實見訪。實韓持國壻也。因問持國安否。曰。自謂已癃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唯其殘年。正不當爾。頃有一老人。置酒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懼呼號。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只宜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人曰。唯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諸子曰。舉家諸事皆自家事。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且吾平居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請君言於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計也。

敬虛子曰。人之死生亦大矣。二者均爲重焉。世俗多狥生之欲而罔念其死何也。方其狥生也。以爲死期尙遠。擾擾於恩愛之牽。汲汲於利名之競。了莫知止。然曾未幾時。少壯忽老。日復一日。俄纏災而臨簀。始嗟囚而起悔。此時也。筋骨委敝。喘息綿微。過已無補。善將奚遷。抑且奈何。齎恨而輒沒。永含無量之悲。豈不痛哉。冤苦也。玆觀俞退翁夫婦之死。感時刻日。從容而逝。寧無道乎。是蓋學於佛氏而有得焉者也。世訶佛氏之學爲死人之事。夫死乃人之所不免。固大事也。重事也。奚爲而不學。予旣述退翁之傳。再附東坡之談。正欲小隱之人知所學焉。以善其死。嗚呼。閒林靜宇之下。洗滌心攪。擺脫物累。收斂元眞。鍊養至性。顧不應遲遲爲之臨了一旦倉卒徒恨而無所將也。

敬虛子曰。予旣次退翁東坡以明善死之學。又嘗聞之。昔吾有先正曰。人之形有死生而性無死生。猶人之形有老少而性無老少。此言可謂善喻。人唯不達性無死生。肯貪生厭死。惑矣。其在孔門。子貢問死。子曰。待汝死時自知之。夫死則無知矣。乃曰自知之。可見形死而性不死也。夫形死而性不死。此性之所以妙老少而靈貫死生而活。或者竊謂性與死生原不相干。識乎性與死生原不相干。則見性矣。嗚呼。安得夫見性之人而與之共了死生耶。

譙定

譙定。涪陵人。學易於郭曩氏。郭曩氏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聞程頤講易於洛。往學焉。遂得聞精義而歸。初頤與兄顥依父珦宦游成都。見治篋籥柙者。挾册視之。易也。欲

致詰。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其後袁滋問易。頤曰易學在蜀。滋入蜀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郭曩氏、箋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敬虛子曰。甚矣易道之大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仲尼所以五十而學易。玆何歷取易於蜀之隱人也。豈以學易者往往而不得其門。尙訓詁則穿鑿其意。好文章則支離其詞。致使天地之義不立。作者之心俱晦而然耶。傳曰禮失求諸野。蓋言世之行禮者太文而失眞。反不若野雖質樸而古意猶存也。然則歷取易於蜀之隱人者。無乃求禮於野之謂歟。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遇而異焉。揖之曰。先生氣貌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裕曰。先生澡身浴德若此。盍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請其舍。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室耶。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敬虛子曰。予每讀松江漁翁傳。未嘗不振刷而起。美其騫騫然漱靈液於霞外。灑清風於域中。忘世善

遣如是哉。如是哉。昔者竊聞之郭象注莊子。有曰。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謝靈運括其義而詠之曰。一悟得所遣。大凡道理皆由悟而得。一有所悟。眞見夫天地之間。澹而無事。其有累吾身心者。奚容而不遣。遣之遣之。而又遣之。以至於無所遣。遂乃一切蕩豁。無物嬰拂。將與太虛同妙。而常樂自然。斯老聃莊周之能事也。不意乃翁悟而得之。契大教之元旨。諧生人之本趣焉爾。嗚呼。古來高士多藏於漁釣。豈閒寂能生至心抑虛明必知所止也。

杜生

杜生。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卽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生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問其所以爲生。曰。唯與人擇日及賣一藥。以具饘粥。後子能耕。自此食足。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幷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時盛寒。布袍草屨。室中枵然。一榻而已。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

明敖英綠雪亭雜言。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不得賜環。嘗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憒如夢。或發譫語。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眞空寺有老僧能治。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讎。悲懽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卻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

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唯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必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交。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網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勞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於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敬虛子曰。佛言人都在闕陷世界。由今觀之。豈不誠然哉。是故得此求彼。無少休息。卒之淪溺以死者。皆坐是也。然究竟其所從來。率緣根器淺薄。兼以習陋難除。遂大爲一切諸塵所迷爾耳。乃若杜生所爲。與夫眞空寺老僧所言。非渡迷一筏耶。小隱者巢。能返觀內照。研尋靜眞。而有時得以乘此筏也。達彼岸也。自能遣離。自能圓滿。將別具一隻眼。瞰破大千劫累。橫出一枝法。向毗盧頂上行。夫豈終住此闕陷世界哉。嗚呼。此可以易易能之。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出。風裁甚整。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

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起耶。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吾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於今幾何年矣。

晉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平地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敬虛子曰。予述小隱書。終於順昌山人傳。且系以桃花源記何也。蓋歎生民之眞。今獨見於窮山僻谷間。雖然。非異也。憶遐古之代。天下沉冥無事。舉一世而咸游於混茫淡泊之中。熙熙皞皞。與物無容而守乎自然。當是時。無地不桃源也。無民不順昌山人也。此之謂大同。此之謂至樂。奈何風之變也。詐僞日出。澆淳散朴。其眞乃離。然後桃源之地特遠。而順昌山人者孤絕。衆相劫爭。胥墮悲苦。無異樊禽阱

獸則亦何樂乎爲人予重戚之潛然流涕若有大不得已者因發揮小隱之道歷綴幽人峭行而輒以此終正謂生民之眞本來如是要必如是也而後眞始見將吮其味勉強自寬以無負此生耳雖不在窮山僻谷間與在窮山僻谷之樂同嗚呼是書之所由述也不然豈好夫孟浪之行而憑臆肆言甘爲縉紳先生所不道耶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第一集

貧士傳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蔡仲宣）